

歷史與空間

戰「疫」見證醫者仁心

醫者仁心，意為做醫生的人，應當具有仁愛的正義之心。「古今欲行醫於天下者，先治其身，欲治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精其術。此可謂醫者仁心。」古往今來，國人對於醫生這一職業，是十分尊敬的。華佗、扁鵲、孫思邈等神醫的名字與故事，更是在民間廣為流傳。

比如，扁鵲（西元前407-310年），本名秦越人，春秋戰國時期名醫，渤海郡鄆（今河北滄州市任丘市）人。醫生之責，治病救人，走到哪裡就為那裡帶來安康，如同翩翩飛翔的喜鵲，飛到哪裡就給那裡帶來喜訊。因此，古人把那些醫術高明的醫生稱為扁鵲。秦越人曾居住在中丘（內丘）蓬鵠山（蓬山、鵠山的通稱）九仙洞（又名秦越人洞），從師於長桑君，盡傳其醫術禁方，飲以山巔「上池」（石盆）之水，修得高超醫術。在長期醫療實踐中，秦越人刻苦鑽研，努力總結前人經驗，大膽創新，遂成為一個學識淵博、醫術高明的醫生。他走南闖北，真心實意為人民解除疾病之苦，獲得百姓的由衷崇敬和真心歡迎。於是，人們便尊敬他為「扁鵲」。

醫生，是人類健康的保護神。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主席「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題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的醫務工作者中，先進典型，層出不窮。如，北京協和醫院第一位中國籍婦產科主任及首屆中國科學院唯一的女學部委員、醫學家、中國婦產科的主要開拓者之一的林巧稚大夫，用一生踐行醫者仁心，被人們尊稱為「萬嬰之母」、「生命天使」、「中國醫學聖母」。近些年來，收看央視播出的《尋找最美鄉村醫生大型公益活動》頒獎典禮，每每令我心生感動、眼含熱淚。

近一個月來，收看抗擊疫情電視新聞，更是使我和家人感動流淚。正在進行的這場沒有硝煙戰爭中的大量事實表明，我們的絕大多數醫務工作者，醫德高尚，仁心可見。春節前夕，武漢抗擊疫情戰鬥打響以來，各地醫護人員，義無反顧，踴躍馳援。2月1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介紹，全國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軍隊系統共已派出3萬餘名醫務人員支援武漢、支援湖北，其中有1.1萬重症專業醫務人員負責重症的救治工作，已

經接近全國重症醫務人員資源的10%。迄今為止，治癒出院的患者已超過1萬人，除湖北以外的全國情況，新診斷的病例數實現13天連續下降。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米鋒，在會上介紹，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抵京連夜開會，他們對中國醫務人員的忘我精神表示敬佩。

加上湖北和其他省市，全國戰鬥中抗疫第一線的醫務人員，數以十萬計。他們身為醫者，明知此戰有風險，卻為大家忘自家。他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崇高的信念；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2月8日，元宵節。當無數人闔家團圓、歡度佳節時，當晚20時57分，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院長在科主任微信群裡發出了召集令：「明天需要210人左右馳援武漢！考驗華山的時候到了！」不到1分鐘，感染科陳澍教授第一個報名，接着是消化科、抗生素研究所……短短45分鐘，報名人數超過210人；90分鐘，214人名單出爐！其中，「90後」佔比一半以上，最年輕的26歲。次日一早，即將出征的姑娘們排起長隊，集體剪去長髮！大男孩則把頭剃成「鹵蛋」整裝待發。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2月12日11時許，武漢火神山醫院重症醫學二科44歲的護士、來自雲南曲靖的吳亞玲，悄悄走出工作區，在員工通道一個靠窗角落裡，聯通家人的微信視頻。她淚流滿面，朝着千里之外家的方向，跟着視頻裡的親人們一起，隔空深鞠三個躬，向母親的遺體作最後告別。

疫情儼如敵情。大敵當前，嚴陣以待。84歲的鍾南山，告訴全國人民，「無特殊情況，不要去武漢」，而他自己，卻第一時間去了武漢。淮河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勇，2000年做過心臟支架手術，明知奔赴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第一線工作強度大，毅然積極報名。

大年初二一大早，與河南大學淮河醫院、河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首批52名醫護人員一道啟程趕赴湖北。上海市六院院金山分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徐浩，在除夕夜接到出征的「召集令」，來不及和家人一一告別，便離開臨產的妻子，匆匆踏上了馳援武漢之路。事實上，支援湖北的醫護人員中，幾乎都是主動報名、踴躍參戰的。

如同「子彈不長眼」一樣，除了苦和累，他們一個個都在頂着被感染的風險工作。尤其是那些



上海虹橋國際機場，第9批上海醫療隊馳援武漢。

負責重症救治的醫務人員，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在離死神最近的崗位上戰鬥。他們為保護普通患者和民眾，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他們當中，有的人因奮戰在一線染病去世，有的人因為勞累過度而倒下。2月14日，在國新辦就疫情防控最新進展特別是關愛醫務人員舉措舉行發佈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止到2月11日，全國在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診治服務的422家醫療機構中，已有3,019名醫務人員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已確診醫務人員感染新冠肺炎1,716例，佔全國確診病例的3.8%；有6位醫務人員不幸逝世。其中包括在抗一線10天9夜超負荷工作，因公殉職的湖南衡山縣的90後醫生宋英傑，以及在線連續奮戰了18天，因突發疾病搶救無效不幸逝世、享年51歲的南京市中醫院副院長徐輝。

由此想起在當年抗擊非典中犧牲的李曉紅與葉欣。2003年4月16日，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內二科主治醫師李曉紅在救治「非典」患者戰鬥中，連續奮戰6天，被病毒感染後光榮殉職，年僅28歲。是年5月1日，被中組部追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2003年3月24日凌晨，廣東省中醫院二沙分院護士長葉欣，因搶救非典型肺炎病人而不幸染病，光榮殉職，終年46歲。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2019年9月25日，被追授「最美奮鬥者」榮譽稱號。

事實勝於雄辯。抗擊疫情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打響以來，為了抗擊疫情，為了戰勝病魔，在初心和使命的召喚下，一批批白衣天使，毫不猶豫選擇了戰鬥，選擇了使命。他們義無反顧衝上戰場，來到前線；他們忠於職守，用生命守護生命，成為無硝煙戰場上的勇士。經歷了這次抗擊新冠的特殊考驗，人們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要理性對待廣大醫務工作者。須知，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懷有一顆可貴的醫者仁心，值得全社會的關心和尊重。

書若蜉蝣

葉輝

竹鼠·竹狸·茅根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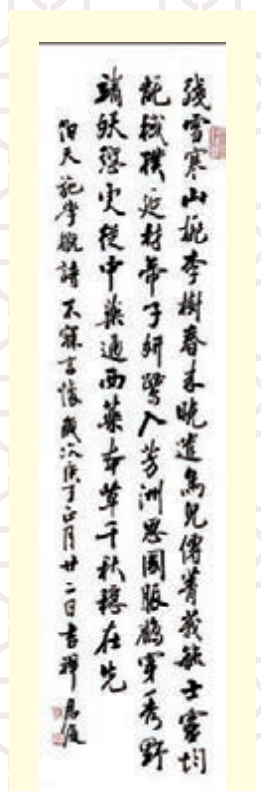
竹鼠學名為Rhizomyidae，又稱竹狸，因吃竹而得名，因此竹名竹狸、茅根鼠，竹鼠科，以乃養殖竹鼠的好食料，喜愛棲竹、芒草、植物莖桿等為食，因而得名；此種生物種珍貴，全世界有三屬六種：小竹鼠乃亞洲特有，見於中國之中南部，如湖南郴州地區，在中國棲息於亞洲南部熱帶與亞熱帶森林、灌叢及竹林，在中國大規模養殖，具經濟效益，有花白竹鼠、大竹鼠、中華竹鼠、小竹鼠，乃「三有保護動物」；竹鼠又名竹狸、灰竹鼠、竹根豬、竹根鼠、芒鼠、冬芒鼠、茅根鼠、芭茅鼠；頭壯有如鼯鼠，呈圓筒形而頭部鈍圓，吻較大而眼小，耳隱於毛內，尾有細軟稀毛，透視皮膚，前足較細小，爪亦短，但強壯適於挖掘；第二與第三指爪近相等，頭骨粗壯堅實，顴弓外擴，骨脊高起，肌肉發達，而上門齒特粗大，有16顆牙齒；中華竹鼠體型粗壯，呈圓筒形而四肢短小，但粗壯而具爪，乃運動器官與控洞取食工具，尾部短小門齒粗大而白齒短小，具有齒齧目動物特徵。

竹鼠喜安靜、陰暗、清潔、乾燥、光線適宜、空氣新鮮，其性喜暖，耐低溫、不耐高溫而躲於光線很弱角落，生活溫度為8至28℃；怕陽光直射，環境溫度過高時，竹鼠就少吃，腹部朝上而睡，躁動不安，有的在半小時內死亡。

竹鼠四季均可發情交配，配種每次發情一至三天，每胎一至六隻，母鼠交配懷孕後約六十天產崽，臨產前六至七天乳頭露出，發出咕咕聲，分娩時仔鼠連胎衣及胎盤產出，母鼠邊產邊將胎衣及胎盤吃掉，最後咬斷臍帶，潔淨仔鼠身上羊水，此時可聽到仔鼠叫聲，母分晚時避免觀看及用手摸，身體腹部毛較為稀疏，色白而暗，其間雜有閃亮細毛，透過毛被可看到粉紅色皮膚，個別個體足背與尾部之毛色均為棕褐色。

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法：梁君度



不寐言 伯天施學概鞠躬

殘雪寒山桃李樹，春來曉遣烏兒傳。菁莪毓士靈均託，棧樸延材帝子妍。鷺入芳洲思國脉，鵬穿秀野靖妖氛。更從中藥通西藥，本草千秋穩在先。

庚子年正月廿二

來鴻

成志偉

又是一年春草綠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人類又迎來了新的一年。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南北溫差巨大，在多數地區，新年之初仍處於冬季，但南方已可感受到初春的氣息。儘管乍暖還寒，春姑娘的腳步聲卻聽得越來越清晰了。在春風吹拂下，人們又開始吟唱新一年的春之歌。

桃紅柳綠、湖河冰開，是初春的鮮明徵候。柳樹是遍佈京城最多的報春使者，暖風吹來，柳條就開始泛黃染綠，給歷經寒冬煎熬的人們帶來了春的希望。明代傑出文學家袁宏道，曾寫過一篇描繪北京東北郊初春景色的著名散文《滿井遊記》，其中對柳樹的描寫堪稱一絕。在「餘寒猶厲，凍風時作」的冬末春初，作者來到昌平境內的滿井尋春，只見「高柳夾堤，土膏微潤」，那「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將舒未舒」四個字，活脫脫地把初春時節柳芽蓄勢待發的無限生命力，描摹得淋漓盡致，真乃神來之筆！在此美景面前，作者精神一振，看到「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深為樹鳥魚蟲的勃勃生機所感動，慨歎：「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誠然，長期居住城區的人，到北京郊區走一走，更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春風春情。但北京城裡人也愛柳，不少地名中含有柳字，如柳蔭街、柳巷、柳芳、柳罐胡同等。遺憾的

是，有一些含有柳字的地名，卻已經因為道路改造而消亡，如桃柳園胡同、青柳巷、三川柳胡同、北柳巷、北柳夾道等等。若不記上一筆，以後將不易查考了。

青草叢生、百花鬥妍，是盛春的絢麗美景。北京這些年，在城近郊區開闢了不少綠地和公園，全市綠化面積明顯增多。離我目前居住地不遠處，南海子濕地公園已初步建成，綠地和水面都很大，讓南城人民有了一個絕佳的近距離賞春福地。不必再遠涉幾十公里，到北部的幾個傳統園林去看春了。這裡地面碧綠生青，湖塘清水蕩漾，林繁樹茂，鳥語花香，真是個讓人愜意舒泰的休閒場所。春天的連翹、玉蘭、杏花、梨花、牡丹、芍藥，應時次第開放，點綴得整個公園姍紫嫣紅，生意盎然。尤其吸引大家的，是在濕地上飼養的一群珍貴麋鹿，在陽光下奔跑嬉戲，盡享春天的歡樂，讓孩童老人都喜愛無比。更為可愛的，是那些在園內野遊的孔雀，完全不懼遊客，在林草間自由走動，甚至跑到人行道上來東張西望、旁若無人地踱着方步，怡然自得，看着太讓人喜笑顏開了。

又是一年春草綠，暖風撫面迎新喜。春天帶給人類的是新的開始，新的征途，新的進步，新的成功。無怪乎盼春、愛春、頌春、惜春，已成全人類的共識。雖然冬氣未盡，弄不好還會遇到倒春寒，畢竟只會是短時的襲擾。春光已露，春天戰勝了

嚴冬，已經再次降臨人間，決不再走回頭路；春草綠綠、百卉爭艷的爛漫春色，就在我們眼前。這一大趨勢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國各族人民，自古以來就無限熱愛春天，珍惜春天，千方百計留住春天。在中國各地的地名裡，帶春字的還真不少，如春光、春美、春風、春陽、春華、春榮、春濤、春和、長春、迎春、恒春、永春、宜春、蕓春等等。這些美麗的地名，寄託着十幾億中華兒女對自然界春季的追求和摯愛，更表達了人民大眾對人世間社會平等、人人快樂的和煦春天的期待和渴望。我想，這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期望，也是熱愛和平、自由、平等、博愛的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共同美好嚮往。

又是一年春草綠，不畏艱險永向前。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人類的明媚春光，從來不會自然而然地降臨大地。必須經歷浴血的長期鬥爭，才能奪取。「春風又綠江南岸」、「春風送暖入屠蘇」、「滿園春色關不住」、「萬紫千紅總是春」……這些古代的詠春名句，道盡了春的金貴、春的和順、春的美麗。

一花獨放不是春，只有大家都享受到春天的溫暖，人類社會才能步入萬紫千紅的大美春天。在鶯飛草長的綠色春天裡，我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爭朝夕，不負韶華；揮灑汗水、抗壓前行，定能迎來世界大同的真正持久的永春。

詩詞偶拾

菲鴻

天使的身影

街頭寂寥空蕩蕩，樹枝搖曳沙沙作響，冷冷星光，鳥兒慌忙歸巢，庚子開年，病毒夾着雪霜。

你聽你聽，是誰的腳步匆忙？你看你看，什麼地方還閃着光？是雷火！是方艙！那是天使的身影把寒夜照亮，那是生命的方舟托起生的希望。

天使的身影！天使的身影！你是生命的暖陽！父母揮揮手：安心去吧不要多想，孩子拉緊手：打敗怪獸陪我好好遊。

你拉起行李箱不敢回頭望，登上追趕生命的列車，馳援白雲黃鶴之鄉，荆楚有難神州共，驢歌一曲淚千行！

驚恐的眼，在你的安撫下漸漸安詳，焦慮的臉，在你的懷抱中不再驚慌。口罩和頭套，擋不住你堅定的目光，汗水和壓痕，印證着你的誓言和信仰。鏡裡無暇憐自影，心中有愛暖同裳！

鸚鵡洲頭，雖然空空蕩蕩，晴川歷歷，正聚集着生命的力量。待到花好月圓，走出雷火方艙，飽吸櫻香，擁抱太陽，捧一束玫瑰，向天使獻上。

不知天使的名字，不識天使的模樣，不見天使最美的臉龐。我只記得，你的目光，給萬千生命送上希望。我只記得，你的身影，築起壯美的白衣長城，擋住了病魔兇狂。白衣長城，就是生命的力量。白衣長城，就是最美的形象。

豆棚閒話

青綠

懷舊遊戲

有朋友周末飛了幾千公里，就為了看一場演唱會，翌日匆匆忙忙趕回來，臉上絲毫不見奔波勞累，反而滿是見到偶像的興奮之情。因為偶像陪伴他走過了最美好的青春歲月，成為他純真記憶的一部分。在一個「90後」都自詡為「老阿姨」的時代，像他這樣的中年人開始懷舊，通過一些特殊儀式緬懷自己的青春，是人性的主旋律。

仔細一想，誰不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呢？互聯網初興的時候，人們都習慣到BBS聊天。有BBS是用年齡劃分聊天版塊，當時我還是一個2字頭的青年，進到「50知天命」、「60耳順」版一看，頓時被濃濃的懷舊風嚇得趕緊跑了出來。王海鴿在《中國式離婚》裡寫兩個年輕人聊天「我要是上了30歲，我就不活了……」刻畫不同年齡層的心理代溝。那時候，我就是這種永遠活在當下的心態。

過去我也不明白懷舊心理的由來，以為

是炫耀生活經驗的優越感。就像王朔跟小青年吵架：「誰沒年輕過，但你老過嗎？」近年流行同學聚會，不少人恨不能連幼兒園同班都想辦法聯繫上，我才發現「懷懷舊之蓄念，發發古之幽情」，是人同此心的事情。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麗絲萊辛在《特別的貓》裡說：「在過了某個特定年齡之後，我們的生命中已不會再遇到任何新的人，新的動物，新的面孔，或是新的事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情感總量也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年齡便無法再進行擴容，只能一遍遍重複那些經過選擇的記憶片段，並導入當下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不過，懷舊既是詩意的源頭，也可以終結一切。因為真實的記憶並非像刻在銅器上的銘文一樣固定不變，每當回憶模糊不清，就給自我欺騙提供了機會。我讀小學時，同桌女生與我鬧得又扭又不表露，把我的課本偷藏起來，害我以為是被遺漏在

家，須趁著課間猛跑回家找書。因為這一段往事，她給我留下一個靦腆沉靜、隱忍內斂的印象。過後的數十年中，我們從未見過面，有時我到外面辦事，看到服務窗口後面的同齡人很靦腆，我就會想，也許她就是我的小學同學，看到我的名字會羞澀地問：你不就是被我藏書起來的那個同學嗎？等我終於有機會見到她，見她行事精幹圓滑，令人生畏，與我所想截然不同。她自承從小如此，從未變過。我頓時明白米蘭昆德拉解釋為什麼逝去的一切會幻化成美——當人們身處其中，產生的是「日常情感」，等到脫離這一情境，就轉變成了「審美情感」，會隨着人的想像而變換。換句話說，懷舊很多時候就是用記憶構建一個烏托邦，以寄放孤獨失落的心靈。就像《鐵皮鼓》裡拒絕長大的奧斯卡，把自己的身體停留在三歲的高度，可是沒有一種力量能與時間抗衡，人最終還是要面對不完美的現實。